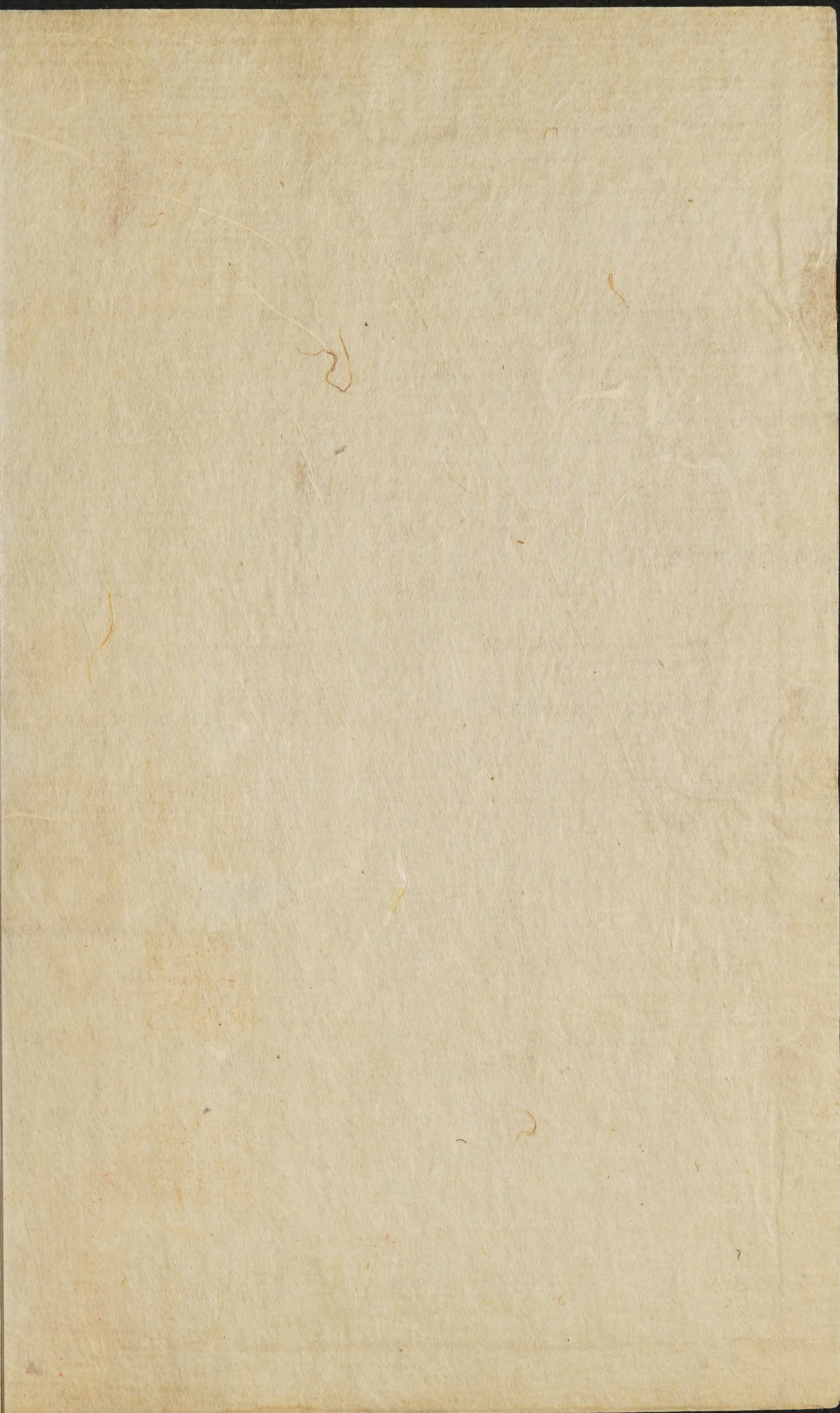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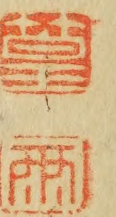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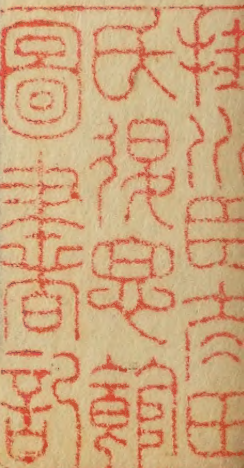
韓文 四









韓文卷之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

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后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

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

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旣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賔客。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淸河崔羣。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

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鎭茲土也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附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

吾之心也。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

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音宛)蟺(音善)扶輿磅(音旁)礴(音薄)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林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

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秀才序

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音志之矣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况其請之煩邪京

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

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音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

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荊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和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

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鎭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氂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諸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許戈切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丑亮切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旣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

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
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文卷之二十終

韓文卷之三十一

序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音歐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音空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

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張道士序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冠師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音劑）其胾（側吏切）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

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内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内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

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迹切)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

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權秀才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旣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爲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

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

行事他本作行李

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

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

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

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慓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音帆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音雉而禽獮息淺切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音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

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

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纍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

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三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爲校理序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

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謙謙若不足眞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詩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鳥哢(音籀)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
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朐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
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
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
府嚴中丞爲祕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
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
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罏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

爲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
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
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
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
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
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
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
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
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
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
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

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卽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音彤)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卽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卽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無足鐺　秦呉間曰鐺
有足鼎亦有足何謂
無足鐺乎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 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 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 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 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 睆睆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 何當出灰灺。徐也切 無計離缾罍。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

提挈。師服 豈能煮僊藥。但未汙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 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 旁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 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喜 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 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撜。除庚切 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

韓文卷之二十一終

祭文

祭田横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脱夫子於劒鋩抑所寳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音逆）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
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
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
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
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
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
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
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
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
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

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請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虖遠矣何日而忘

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晙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

子儕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
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
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
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
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
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
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
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
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
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
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覯言莫交而情無由旣不賞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亥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黄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投乂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羨新命於衡陽費新芻於館候空(音控)大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遈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航北湖之空明覷鱗介之驚透宴州

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廻以宿音秀留。音霤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兹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倖之酸寒。要挍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揖斯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橈志於讒構。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二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逺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

半亦辭世外纓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

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咷。音桃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蹠。音隻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駹音蒙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吾故切無捨。衡陽放酒。熊咆

音庖虎嗥音豪不存令章罰籌蛸毛委舟湘流徃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狗許角切𪇰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苦刀切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于徽博士君以使巳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氓獠音老戶歌用遷澧音禮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

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爲婦爲母冊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

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慭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酬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恊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嚮荅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爲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爲時法言比

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音所酒食器皿觕倉胡切麤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薦見使

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脯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音畫)劙(音麗)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
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
爾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荅。蒙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
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
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
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
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
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
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
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兹土以庇其人。今兹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頼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韓文卷之二十二終

韓文卷之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

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音縶）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

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

災以殞其命再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眞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愼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宫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痲之蓬自視雛鷇(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詩不酬報德以空死生

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罔不捨遺。我狎我愛。入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衷。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罸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聞(音問)無香惟腥神于惠罸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歐閩鱌（音業）危（音兀）䟦躓顛而不躋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鬱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

兼邦憲以副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音運)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淛(音制)惟西有殛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律(音律)卒(慈恤切)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韙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巳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胾(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音盤帨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晢晢兮目存丁寧兮耳

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憖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柰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兄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柰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窆不繞墳邈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齔初靳切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饑而飱疾疹音疢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

方及紀耊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閼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丱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旣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邪眞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殁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眞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何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娘子之靈。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絶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塟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

凞。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崧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繄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

之趨。豈利之踐。廸豺發爨。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

露刃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不

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懸屈變色。君義不辱。

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

從女。爲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塋。輿魂東歸。

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

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

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

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

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饑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韓文卷之二十三終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瀆

斬菱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兵郡率幕府賓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于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大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

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婼（丑畧切）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雖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旣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

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
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
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
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
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
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
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
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玆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爲相其
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

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夫人之先出于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揚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師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

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縉紱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淸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淸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于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愼終老無虞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斲石于此式昬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

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興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音挺)之女男三人璟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亥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

善教館娶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攄攄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

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卌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輙

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絶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絶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為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為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為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

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皐女皐爲給事中皐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灋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

韓文卷之二十四終

韓文卷之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録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

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輙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冊陽

軍使其後爲盩音輈厔音窒令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

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兄久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矣。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

歸教育于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陜之芮
城李丞相泌觀察陜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
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
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公
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縣劃界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
郎介恃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
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
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即其日事已
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侍郎
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及權將

之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古過切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僊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減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爍。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

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銘曰

高其山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音托)拔(蒲撥切)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

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

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爲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

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爲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旣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渫(息列切)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

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辯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單一不易娶清河

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其官其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漁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漁，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

尹者聞君常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鉶錄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胡之氏別於陳。明允先河東人。世勤固戴厥身。籍文譜進連倫。惟明允加武資。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爲。去平陽民思悲。河東士河陸原宜。茲人肖厚完。五十七不足年。孤兒啼死下官。毋弟証秩大夫摭君遺哭泣書。友韓愈司馬徒作後銘系序初。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吾冑於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録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歴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

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音屯煌張氏也王父瓘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諱璬音皎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

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也。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旣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讙。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

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于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顗揚州録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後辟不肯留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

叅軍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歛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二
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
月丙寅葬君于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
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
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資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爲歸無
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
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韓文卷之二十五終

韓文卷之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輙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

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鎭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音伸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

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若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音逵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為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為河東太守塟其父洹（胡端切）水之陽其後世皆從塟洹水及正倫為太宗宰相猶封襄陽公太宗始詔塟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為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為當家卒塟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為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廙（音異）為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

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遂至濠州刺

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絶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歳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蔇（音旣）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

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禄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廐虚空事在于人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衮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于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

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古暗切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岳城横陽界中三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廪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

州逢水旱貴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羸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塟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旣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居嚮山牆屋脩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

既顯既願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凶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

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嘗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音納祿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

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
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
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
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
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
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
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即少卑。屬于
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墠。數備禮登。
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
無子。孰其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

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

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戸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塋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塋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晩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寛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姱嬉之
大蒐校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賦征就寬
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
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
辛卯塟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塟弔贈賜使者相及凡
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賦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
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
遊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
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
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
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為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塟。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

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亏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音必）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音格）魯陵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愼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

爲師。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署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呌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

曰俞哉維汝忠孝孚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嬪賢梁國是
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
時爾祖爾思

韓文卷之二十六終

韓文卷之三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將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校德焯之藥切勤者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日車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謚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郎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

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繇公祖遷公曾祖考爲朔
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
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
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於金切噫烏界切來告邊帥
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彫公由游寄單船諭招折其
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
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
環起奮筆爲檄強寇氣死決敗筭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
公遂佐之蘇民軋敵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
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劻音匡勷音穰

將逋公爲陳方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遂至遁敗
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聲駕元侯以勢自憚復入居許爲軍
司馬挩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瓌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
塗其榛棘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讐旣長
事官悛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漏水出
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愆防斷不補潰民
於泉臣耋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災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
其可止哉驛隸走乎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廻六月
隆熱上下歊艴（許極切）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
造闕什臥在宅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
百僚長首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

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沇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入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

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音闥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郎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

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觕倉胡切樸下窄不足以揭音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池耳切剝不治圖像之威黮音黯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㰅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上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

之耽以國易仁爲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晷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亡王死于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旣成廟明歲二月自荊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旣事退言曰嗚

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令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且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勛躬壽後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别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音賈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

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
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
刺史新縣孝侯諱顗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
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
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
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
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
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
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
後人數當于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
食殁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

愼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進于外以立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辯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略邑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表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

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表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即宜以
諏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
室親登籩鉶肴臑(女朱切)胉(音粕)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于
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爾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
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
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
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
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
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

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務。南士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憿(吉歷切)絶。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音誕)。守條死要。不相漁刼。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

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閥。條葉被澤。况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旣辦萬年。命屛容服。功緒卓殊。垠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賚。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

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
于太原益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
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
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與官者事滋久愈謹由是
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遷左
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十一年
秋將以八月葬莊憲皇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
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
葬于萬年縣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
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翛謂太子右
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

爲銘曰、

有蟜（音喬）氏國、實出炎軒、蜀塗莘摯、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姜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八公惟后季天子吾甥、畀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

韓文卷之二十七終





